

〈豬隊友〉

在我成長的年代，農村幾乎家家戶戶在家屋前後或左右都設有豬圈，隔成二欄或三欄，飼養著大大小小幾隻豬。

那時候家裡總堆著未去藤的番薯，母親交代放學回家後要把番薯去藤去鬚根，用香蕉刀削去蟲蛀的部分，備好一畚箕，以便他們晚間回來煮豬飼料。當時也幾乎家家戶戶都有一台電動豬菜絞，可以快速將番薯礫簽，絞細番薯藤。多少個清晨，我們是在豬菜絞開動時的轟轉聲中醒來。尤其在番薯收成季節，農家將番薯礫簽、番薯藤絞碎曬乾，做為日後餵養肥豬的飼料。

也有那麼幾個清晨，一群人鬧哄哄圍繞在埕尾的豬圈前，傳來陣陣豬隻驚恐的慘叫聲。大人說是母豬在牽豬哥，有時是獸醫在閹豬仔。村內還未有醫療診所的時候，就有兩位獸醫，也能見到有人吹著不成調的笛子手持長竿，領著大公豬走在路上。村裡的年輕人常把「閹豬」、「牽豬哥」當笑話拿來說嘴，臉上露出詭異的笑容，顯得特別討人厭。

過不久母豬生豬仔了，一窩常有十二、三隻或更多，這時便要在豬槽裡圍個小窩讓小豬睡，以免被母豬壓壞了；若在冬季更要鋪上棉被點燈泡取暖。新生豬仔每隔二小時吃奶，需有人從小窩裡把牠們放出來。在寒暑假或星期假日這任務便落到我頭上。母親交代要按時讓小豬吃奶，於是我便有了一批批的豬隊友。

新生豬仔渾身圓滾滾紅通通的，小頭小臉，十分惹人憐愛。到了該吃奶的時間，母豬發出召喚聲，豬仔擠在窩邊低聲嚶嚶吱吱叫餓。我跳入豬圈，抓起小豬耳朵放牠們出去。強壯大隻的豬仔霸占住前面多乳汁的位置，總有一、兩隻比較瘦弱的硬是擠不進或搶不到好位置。飢餓地吸吮嘖嘖有聲，那被排擠的小豬只能在母豬腳邊渾身顫動嚶嚶低叫，微弱地抗議、強烈地渴求。這時我便要出手助牠一把，強行拉開大隻的讓出位置來。豬仔一隻都不能少，每隻小豬身上都有大人的「按算」。

暑假和童伴玩踢筒仔、捉迷藏時，到了小豬吃奶的時間，母豬已躺好等著哺乳，小豬互相挨擠著吱吱叫。我躲進豬圈裡蹲著，把小豬放出來，夏日圈舍裡豬糞堆肥豬臭混雜的氣味，蒸騰成一層遮掩這四周的薄紗，童伴不會輕易發現我。

我躲在母豬旁很安全，看著小豬哼哼唧唧用力吸奶，同時注意外面的動靜。從水泥板塊的縫隙眯眼窺探，稻埕上空蕩蕩，連隻麻雀也沒有，友伴都在各個隱密處躲好了，當鬼的還沒找到任何人。日頭赤炎炎，那一刻一切都靜止了，靜成了一片光，沒有陰影，安靜而燥熱。三分懸宕五分緊張等待有人被鬼發現後，爆出一聲慘叫。豬仔吸吮的嘖嘖聲已經和緩下來，母豬仍在昏睡的樣子，小豬也紛紛走開去用口鼻

嗅聞探索地面，我又抓起牠們輕薄有勁的耳朵，豬仔腳蹄亂踢低叫著抗拒，回到窩裡彼此拱拱鼻子慢慢一隻隻也臥倒睡了。此時的豬圈裡顯得安寧，那隻瘦弱小豬蹣到我腳邊磨蹭著嗯嗯叫，我們是一起躲迷藏的同伙了。

當年的便所大多依傍豬圈而建，便利匯集豬隻的糞便成為水肥，是農作物的重要肥料，化做春泥，滋養作物。小學四、五年級時，不知從何而起的謠傳，傳說有匪諜身穿白袍腳踩蹦蹦球，假鬼假怪半夜躲在便所裡跳出來抓人，說得有影有跡。豬圈只有一盞昏黃的小燭光燈泡照明，人走過，牆上的影子晃動曲折而且巨大，想像加上恐懼，便所就顯得更加鬼影幢幢，糞臭也像鬼魅一樣在豬圈每個角落發酵。夜間要去便所，實在要有赴死一般的勇氣。鄉下孩子習慣獨自面對自己的害怕，這時刻也只能憑藉著平日的膽膽，在心裡告訴自己：那都是騙人的，騙人的。

上便所要經過豬圈，有時豬隻突然嗯哼一聲，有時像說話一樣濁悶咕嚕幾句，讓路過的我停下腳步探看一下。幸好是日常走慣的廊道，也是熟悉的豬隻，牠們並排躺臥，發出均勻的鼻息、鼾聲。豬也做夢？牠們天天吃飽睡飽，這樣的生活也會有夢？仔細聽，牠們像說夢話一樣嘟囔著：免驚免驚啦，有我們守著呢。彷彿有兄弟豪爽拍胸脯掛保證一樣，著實能讓人稍微放下心來。

等我個子長得夠高了，能把一畚箕番薯捧上豬菜絞去礫簽，將整捆番薯藤絞細，放學後的第一件差事是將這些食料送進大鼎，加水比例、燒火時間長短，母親都有交代。燒火是用碾米廠載回的稻殼，火燒得快又旺，也就需時時添上稻殼，因此我得守在灶前直到煮熟飼料。那個時段，正是童伴看電視卡通的黃金時刻，我常能聽到唱著無敵鐵金剛無敵鐵金剛、飛呀飛呀小飛俠，有個女孩叫甜甜的歡快歌聲，望著灶坑內跳躍的熊熊烈焰，猜想那都是怎樣奇異的世界啊。

在黃昏的魔幻時刻，昏暗的豬圈還未上燈，暗中豬匹拉直喉嚨喊叫，野獸的哭嚎，尖銳慘烈，聲聲接連彼此糾纏，凌厲刺空聲聲都在喊餓，壓過所有的聲響，教人心驚。此時若到村內走一遭，幽暗的傍晚幾盞小燈掩映中，全村的豬都在嚎叫，不知那會是怎樣的光景？啊，不行，姊姊要準備做晚飯了，我也需在灶前燒柴顧火才行。

總要天黑了父母才從農地回來，脫下髒汙的工作鞋，先從大灶舀出煮好的豬飼料，在催肥期還要加上歐羅肥、豆餅和米糠，拌上姊姊洗米炒菜留下來的潘水、偶爾一點剩餘的食物（雖然非常少）去餵豬。讀過鍾鐵民的〈約克夏的黃昏〉，約克夏公豬要出任務前，女主人會在牠的食槽裡敲一個雞蛋加菜，想來是種豬才有這種豪華待遇吧。飢餓的豬隻聽到父母的腳步聲，聞到食物的氣味，狂叫聲低了下來，像是嗔怨撒嬌似地叫著爭著擠到食槽前。母親自有一套和豬隻溝通的話語，幾聲吆喝幾

句斥罵，於是豬槽內一陣推擠之後，只聞得響亮的咀嚼聲。雖然也勞累了一整天，父母總是要餵過豬、牛之後才上飯桌。

賣豬應急，是農家常有的事，整批小豬賣掉或留下幾隻養成大豬，都視當下經濟狀況或豬欄空間而定。若有餘裕，留下豬仔養成豬匹價更高。從小我們都很明白，農家賣掉一隻隻豬匹和一窩小豬，可能就是一家子女的註冊費、半年的生活開銷、婚嫁的妝奩、償還一筆債務，或者做為阿嬤的私奇錢。後來讀過一篇報導，前輩作家鍾肇政年輕擔任教員時期，家中食指浩繁，為補貼家用便在房舍後方搭建豬欄養豬。鍾夫人賣掉第一批小豬時，為鍾肇政買了一張書桌，他就在那張書桌上陸續寫出《魯冰花》等等諸多作品。說來豬隊友實在惠我輩良多，況且明明大家那麼愛吃豬肉，滷肉飯、排骨飯、焢肉醬爆肉紅糟肉梅乾扣肉等等，說不完的美食。蘇軾還寫過〈豬肉頌〉呢，他懂豬肉的滋味「火候足時他自美」，也吃得「飽得自家君莫管」。但眾人一說起豬來卻又沒好話，懶惰、貪吃、骯髒啦，如果沒有豬肉，肉食系的我們飯桌上又將如何呢？

又比如，常常被拿來鄙薄他人的「老母豬」。我記得阿嬤養的那隻黑母豬，臉上深刻的皺褶彎垂，一張老人似的面龐，乍看只覺得老醜，我都忘了老母豬也是小豬長大的呢。母豬動作遲緩地在狹仄的方形豬圈裡踱步，每日所見就是餵食的阿嬤，再多也僅只幾個路過的人。生活在這小天地裡是什麼滋味呢，牠腦子裡想些什麼，我們可能都不曾去猜測揣摩。牠豐腴的腹部幾乎垂觸地面，母豬接連生產，我們享受牠勞苦的成果。牠看來有點憂愁有點悲傷的表情，就像一個忍受著無盡苦惱的人，細細睫毛遮擋的眼睛裡，似乎有點怨恨有點無措，或許也存在著我們完全陌生的東西。看久了，我感覺到牠身上有種堅定淡然的光華；那光華有點眼熟，和村裡婦人的神情竟有幾分相似哩。

我離鄉多年以後，父母上了年紀，為減少農作的辛苦，也因為當時養豬業一片榮景，便蓋起豬舍開始養豬大業。以長年重勞動的父母來說，養豬相對是輕可的工作。但好光景總不長久，在不多久後的 1997 年便遇上了口蹄疫大災。染疫的病豬口鼻、蹄趾、乳房等處產生水泡糜爛，裂蹄、掉蹄的症狀。當年全台撲殺了三百八十萬多隻豬。老農以往的經驗全不管用了。

我打電話回家探詢，母親說染疫的豬隻已經幾天躺著不動也不吃，只能用碘酒敷療傷口。「看著真可憐。無法度，妳爸去通知鄉公所的人來載走。那一天，妳阿叔忽然看到公廳的香爐出煙發爐，我在想說是不是神明叫咱不要將豬仔載走，趕緊再去鄉公所取消抓豬仔。又請獸醫來看診，慢慢餵飼料敷藥，才一隻一隻慢慢好起來。」有拜有保佑，媽祖、觀世音菩薩解救了豬隻，也撫慰了老農的心情。

此後，為了方便照顧豬隻，父母索性夜間就睡在豬舍旁的農舍裡，豬隻成為與父母日夜相伴的伙伴，直到結束畜養大業。晚年的母親，即使行動不靈便，也總想著要再做點什麼，一顆心還閒不下來。我說：「要不，再買一百隻小豬仔來養好了。」說完，彷彿同時想起許久未見的老友一樣，兩人相視而笑。